阿占专栏 词与物

你的画里都是女人

阿占

你的画里都是女人，一个或几个。你画的猫也像女人。你似乎只用画笔描绘一种性别，女人。

——我是直女，对男人保有不竭的兴致，可他们的确不如女人入画。动物世界，雄性甩了雌性几条街，比如孔雀，比如狮子。即便在家禽界，公鸡也要比母鸡漂亮得多。换算到人类，这条铁律戛然而止。男人除了体格比女人强壮，论起精致和优美，就不是一个量级了。

在画中，女人构成了一条更加生动的道路，凌厉有时，伤感有时，纤细有时，肥美有时。她们眼风上扬，混合着不可替代的曲线、红晕、轻佻。有结构的地方就能安放诗行，我不会忽视她们的锁骨、蝴蝶骨、脚踝。至于脖颈和腰，那是用来张望的，也可以决绝地转身。她们的乳房小而芬芳，臀部盛大如丰收的景象。总是表面上有多冷艳，骨子里就有多热烈，有时候，我也会用画笔赋予她们激越的演技。

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她们面面相觑，每一幅画总是被一个并不清晰的动机推进着，更多的来自于梦碎，无可兑现，而这一切动机之上的动机，就是我自身存在的悬置与安放吧——如佛家修行中的“证”，既是物证，也是心证，是他证，亦是自证。所以，她们是万千之众的善果，她们也是来去无影的妖精，我喜欢她们。

女人的身形，作为一种用来画的形象，如菩萨，也如基督，如鱼如鸟如雨滴，她们巡游了我想要去往的地方，天上或人间。用女人来引导未竟之梦，历来是艺术史上的惯例，最著名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胜利女神，再一个就是但丁《神曲》里的天使贝雅特丽齐。她们掠过芸芸众生，成为另一本圣经。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让画中女人生出一副猫耳朵。爱上一只猫，会感到禅意的靠近。她永远都是闲适的，淡雅的，甚至高深莫测的。在苍茫的时光隧道里，狗被人类驯化，猫是主动进化而得。猫竖起天才的耳朵，从洪荒之声一路穿越到后工业革命的轰鸣，自我警醒，沧桑出尘，死里逃生——我想，这种功能被安置在女人身上，女人是幸运的。

弗里达的画里也只有女人，那是她自己。画中的弗里达，流血、哭泣、破碎。6岁患小儿麻痹症，左脚弯曲成为跛子；18岁遇重大车祸，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这之后的29年中，她从来无法逃脱病痛。“我保持着做手术的记录”，她这样说。她渴望生育却只能不停地流产。于是，她画自己的现实，自恋以及自弃。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这刚好与绘画主题的自我性相适合。“犀利又温煦，坚硬如钢铁，柔美如蝶翼，欢喜如微笑，残忍如人生的苦楚”。著名的壁画家丈夫里维拉这样评价她的画，其实，也是在评价弗里达本身。

在大多数墨西哥女人为如何做好一碗豆汤而烦恼的年代，弗里达几乎参与了墨西哥乃至世界上所有最先锋的艺术形式以及最危险的政治活动。1977年秋天，墨西哥政府在美术宫举办了弗里达回顾展，赞美这种奇异人生。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生活照片，尺寸巨大，小幅绘画被衬得越加微小，却发散出钻石的光芒——那些画来自她生命中的各个特殊时期，每一幅都如同一声令人窒息的尖叫。

短命的天才画家莫迪里亚尼，只活到了36年，当今全球最贵的四幅画，却有两幅属于他。2015年，《斜躺的裸女》，1.7亿美元成交。2018年，《向左侧卧的裸女》，1.5亿美元成交。他是二十世纪以女性为刻画主题的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活着的时候，泛表现主义画作里的长颈美女不被接受，势利的画商不曾过问，终于潦倒病困。

我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逛游的时候，一眼就能辨识出莫迪里亚尼的作品。那些故意拉长的圆润弧线，那些空洞又不失优雅的表情，那些东方式的神秘情调……都属于莫迪里亚尼的女人。莫迪利亚尼似乎打心眼里对波西米亚巴黎的新女性充满欣赏。无论是女诗人，女招待，拿钱摆姿势的模特，还是做皮肉生意的妓女，他都能在她们身上发现美。他把她们摆成传统美术中维纳斯姿态，以此宣告这些女人才是女神。我甚至认为，画笔是莫迪里亚尼的手，他一寸寸看过去，一寸寸摸过去，在热情的深绯色和寂静的暗黑里，揉捏出女性形象，她们像温柔的母兽一样坦荡，直率，处处鼓动着活力。

陈逸飞的画中都是女人，精巧的褶裙，绛红的底色，密密细细地轻愁浅吟，写实主义中渗透着传统美感。雷诺阿的画中都是女人，与阳光、鲜花、树林、舞会在一起，面容姣好而纯真。毕加索的画中都是女人，她们被他征服、迷恋、解构，然后扔到画布上。夏加尔的画中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爱妻贝拉，他们一起飞翔，在星星的旁边接吻，还有牛和羊，倾斜的房屋，像永远不醒的梦。夏加尔说：“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与鲜花。”

阿占，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山东文学》《芒种》《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入选“2019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小说月报2020年精品集》等排行榜与年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

人间小景

卖 柴

储向东

高中的一个暑假，一天红日西斜，我随父亲和几位叔叔挑柴到青草塝去卖。青草塝属桐城县，离我们家足有60华里。跑那么远卖柴，是因为青草塝地处桐、怀、潜三县交界，是历史上有名的贸易集散地。那里有一处很宽阔的河滩，可容纳一万多人，附近三县的农民常将自家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带到那里买卖交换，约定俗成，其它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或许就能碰到。因我们家附近没有大型的集贸市场，柴在本地卖不上价，到了青草塝，碰上好货主，柴价比本地贵一倍。

我们那里没有柴山，烧柴要到离家十五里远的大山上去砍，本来自家烧柴都很困难，哪有多余的柴卖呢？可是我们生产队人口多，田地少，没有其它产业，十分贫困。家庭日用开销除养蚕养猪外就只能通过卖柴卖菜凑合。所以大人小孩每年至少要用四分之一的时间上山打柴，把卖不出去的松毛、杂草留家里烧，将杂木、松树等好柴出售。就同母亲卖菜一样，把刚出来的时鲜菜，长得好些的菜挑出来弄干净拿出去卖，剩下来的留家里食用。

我们家到青草塝的60华里路可分为公路、山路、河埂三段。从油坊街经龙井关到朱街是25华里公路；从朱街经枫树岭到下浒山、田家墩约25华里山路；再从田家墩上沙河坝到青草塝约10华里河埂路。途中要过七八条河，因此每次出门都选有月光的夜晚。

大人的柴担都在一百二十斤朝上，我只挑七十斤左右。我们每人带一根大杵，右肩挑柴，左肩用大杵拗着。累了就将柴捆的一端立在地上，用大杵撑住扁担，将柴担换到左肩上，大杵换到右肩拗着。一路上就这么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地走着。开始在公路上大家还说说笑笑，但到了夜深走山间小路和过河时，就只听到粗重的喘气声和大杵探路的咚咚声了。走到沙河坝埂已是下半夜，那是最难熬的时间，不光是累，主要是困，昏昏沉沉的，几乎一停下脚步就能睡着。但当大家歇下担子，准备休息时，那坝埂两边水竹缝里的蚊子便成群地嗡嗡叫着飞来叮咬，吓得我们只能在河埂上来回走动拍打着，睡意也让蚊子赶跑了，天不亮就赶紧挑着柴担一路紧跑到青草塝。

那时节天亮得早，七点左右集市上已挤满了从四处赶来的人，我们几个人的柴很快就让人买走了，父亲和我的柴卖到4.5元一百斤的高价，其他人都是每百斤4.2元到4.3元卖掉的。

为什么我们的柴价高一些呢？因为它是松片柴。松片柴不仅结实，燃烧时间长，火力旺，还有松油，燃烧过程中能散发松油的香味。烧后的木炭还可以留存下来冬天取暖用，所以卖了高价。

当我们回转时已是上午九点了，虽然大家又累又渴又饿，但没有一个人舍得用卖柴的钱买一根油条、一个馍头和一碗茶解渴充饥。

大家一口气跑了几个小时，12点钟赶到了下浒山路边一个小饭店。这饭店除供应早餐和茶水外，还有供旅客热饭的锅灶。自己动手，热一次饭收一角钱柴火费。说是热饭，其实是泡饭，多添点水，待烧开后，一个饭团子就成了三碗稀饭，吃起来既充饥又解渴。而店里一碗茶要五分钱，比较起来，热饭就划算多了。我们每人都从家里带了饭团子，我和父亲两个人的饭一道热，饭店只收了一角五分钱，更划算。有位叔叔开玩笑说：“这是老板娘看你年轻漂亮，少收五分钱。”说得大家都笑了，而我却脸红了大半天。

大家吃饱喝足了，便赶紧往家里跑，到家已是六点多了，我胡乱吃了点，擦把澡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粗算了一下，这一天一夜的收入，比在生产队做十天的工资还多。那时，我们生产队壮劳力干一天活是10分工，年终核算是五角钱。这次我父亲的柴是一百二十斤，卖了五元四角钱，比在生产队做工十天还多四角钱。当然，这没将打柴的时间算进去。

我们打柴是早晨5点动身上山，下午5点多到家，回家后将其中可以卖的柴抽出来用锯锯成一尺多长，再用斧子劈成片柴。像这样的好柴需要从几担柴中挑选才能凑成一担。挑选出来的木柴锯好再劈成片柴需要一些时间，这样算起来打柴时间差不多也是一天一夜。粗算下来，也就是两天两夜的劳动所得，抵在生产队正常做工十天还多四角钱。

不过上青草塝卖柴也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一次曾有一位涂叔被人压价，通常4元一百斤的柴，硬只给3.5元一百斤，涂叔很生气没有卖，后到中午散场，柴还没卖出去，直到第三天上午才被人买走。可怜他熬了两天两夜未睡未吃，第三天天快黑时才到家。当家人问起原因，一个大男人竟忽然哭了，话不说，饭也没吃，上床就睡着了。

像这样挑柴到青草塝出售，每年都有几次，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更让我懂得了世上没有免费午餐的内涵。

信笔扬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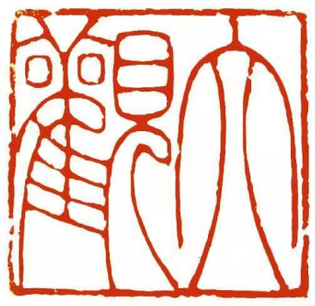
龙山夜语（选章）

郭全华

【料峭春寒】

一场雨带来了一丝寒意，这个春天就有了正常的迹象，不然大街上都是单衣露臂的男女，把春天弄得不像春天，春天该有个春天的样子。自然还在为萌动蓄力，人们不能太超前消费春天的景象。

一场春雨，终于让寒意回到了春天应有的轨道。春天是最美的季节，寒意、暖阳、冷雨、鲜花的交替出场和错落有致有很大功劳。当然，没有感谢，也无法送出感谢，春天是从不需要回报的。春天只问出和地位，它和阳光风雨一样有永恒的普适性。



我需要寒意，所以寒意就在我身边，或来到我身上。我需要勃勃生机，生机就来到我身边，或从我身体里长出。

我需要的东西很多，它们都途经春天，或者就在春天，更多的在春天之外。

但我更需要的是自己，一个装满了十万亩横跨千年甚至更广阔纬度的春天，以及春天的兄弟夏秋冬，以及以它们为箩筐寄居其中的万象的自己。

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拥有一双吸纳的眼睛，一双高过山远于路的脚，一颗可以整合可以创造的脑袋，就是为了把世界缩微成自己，再把自己放大成世界。

当我的诉求和景象与世界趋同或一致时，我就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比如此刻，有了寒意的春天，有了寒意的我，组成了正常的春天。

料峭春寒。我喜欢这样的词，像喜欢往后会用得上的“春暖花开”一样。

【关于美】

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灵，美而不衰。但，人们看到的美却总是比实际的少。这是为何？

所有的美丽都需要寻找和等待。就像动人，总是不经意间出现，又在倏忽之间消隐。

美有静谧，磅礴，神秘，惊险，迥异本身就是美。

美还是落差，是映衬，是死后生，是暗后亮，是败后成。

小心翼翼后面，藏着美；广阔无垠中间，蓄着美。独一无二是美，普度众生是美，潜心守护是美。

美在动静之际，在天地之间，我们需要不断使用——寻找和等待。

大自然是我最有耐心的老师，社会是我最有效的导游。我不仅是窥秘者，也是实验者。发现美，不只为享用，我们的守护比美更珍贵。

把美做成种子，学会播种，教人播种，历史和文明给予我们如此丰沃的土壤，我们唯有乐此不疲，一生当两生用。

我正在经历喧嚣和疲惫。我很庆幸，因为接下来，我将获得空前的寂静，和这里面的感人。

不要小瞧攒动的人头，市井是另一种自然，它是自然的延伸和归宿。它的吸纳和疏散，使世界和谐而趋于安逸。

和想象一样，美是生命延展的有力翅膀。我们要竭尽全力把自己活成一片美丽的树叶，一个美丽的句子。

【没有理由停下来】

没有理由停下来。斗转星移，冬去春来。都是没有对手的必然。时间的强大，比生命更有恒力。

我只能坚守。一小块阵地，是我的标志，也是时间留给我的道具。不论成色，不论肥瘠。

我精挑细选的词语，生长、奋斗、努力、专注、目标、坚持、顽强、咬牙、忍受。它们越来越有共同的趋向。我必须让它们有一个安稳而踏实的所在。

此刻阳光灿烂，我使用的份额有限，不代表它们没有归宿。我从不怀疑一千年前的阳光，在一万年后才派上用场的可能性。所以，我的努力，说不定在下一刻，下下一刻突然显灵，或许今生难见。没有足够富余的空间让我去遗憾。

我确定，我又走了一截征途。它们汇成一种类似于树木截面的一圈印痕，俗称年轮。能擦去的尽量擦去，擦不去的，也不一定属于自己。我只剩下我自己。

我依然不能停下来。在春天，那么多事物争抢地盘和温暖灿烂，我只需料理好自己的心宇，那是我最大的地盘和媒介，有了它，我的前行就不虚无。

我确信我在走，时光机的轰鸣，人间的喧闹，都是对我最好的护佑。

【夜雨】

渴望雨来，雨却枉顾我的心意。乌云翻滚，过兵一样漫过天宇，地上蚂蚁成了小孩别样的玩具，这是生活的常态，还是炼狱的布景？

雨终归来了。在夜过中天街静人息之时，仿佛满世界只有雨在场，草木和街市在人的视野之外成了它落汤的对象。

偏偏有个我，孤灯独享，额外获得这阵缺失人情的暗雨——不见人，不见日，也不入众生心眸——所携带的碎响，对我心绪百出之漏洞的堵补。秋雨浇愁本是绝佳，我却生于古人之后，这正如我不再使用乾隆时代的钟表，哪怕何其昂贵。

一边是雨，一边是我，更深夜静，组成世界的两极。

如果非要谈到意义，我和一滴雨有何不同？雨从一片姣好的树叶上滑落，我从一个美丽女子心头流失。

书心书影

与古为徒 自出胸襟

——《雪下了一夜》后记

胡竹峰

二十几年前发愿读古文，乡下难见书籍，一本发黄的《古文观止》翻了又翻。后来有缘读到诸子百家，在先秦到明清的经史子集里流连。荒村苦寒岁月多了几束花影，暗香清凉，悠然微笑。先贤风味浸入心情，山野的粗疏淡了，墙角篱下的梅兰竹菊应对前人的句子，变得风雅变得文气。

文以载道，却也难离辞章的熨帖，好文章遣词造句如楚之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前人文章之好在古，古意悠远最耐人寻味。前人文章之坏亦在古，行文古奥，后人读来，难免隔膜夹生。

陈老莲喜欢李公麟石刻贤人图，闭门临摹十日。问如何？人说似矣，老莲心喜。又摹十日，复问，人回不似也。老莲更喜。那是以古通今终成自家面目的大彻大悟。

文章一事固然枯燥，也着实自在，寻章摘句的乐趣在我行我素。一笔笔勾勒行迹，像凿琢石头，发掘其中心相。得一家之气成一家面目，有了境界方有格局。

春日桃花落满故园庭院，落在一卷卷古书上，泛黄的纸页残红片片。古旧书香染上新春花气，有鲜亮满头的喜悦，有天清气朗的畅达，今时想来，犹觉旖旎。暑天，梨树、香樟、刺槐上蝉声聒噪，纸窗油灯下一年年一天天独坐翻书，与古人相伴，听得见风声听得见虫鸣。秋冬昼短夜长，梧桐叶零落打在瓦片上，清脆古典，惹人牵念。

乡居岁月是久远的事了。湖海飘零，有深渊有暗流，庆幸书光照我度厄。书越读越多越读越古，心境于是安宁，人生于是平复，一些舛逆顺着杨柳岸上的残月晓风进入江河。乘一叶轻舟，或幻化为庄子北冥之鲲鹏上天入海，随心随意随遇随喜。

酒是陈的好，文章是新的好。写作的人总觉得旧不如新，我也难免。但古人的旧文章真好，一字一句稳稳妥妥，起承转合伏帖周正，那是老派人的意味与底蕴。

作文学了很多年，心中无他，朝夕摹古，不离不弃，得其味方可存于胸贯于手，所谓收养在心。读古文，读旧书，无非供养几缕旧时光的清芬。先贤珠光宝气护佑笔端，得一寸光是一寸光，寸光寸金，守着心里一点文意，不至在尘俗滑得太远。

近年作文，下笔随便。文章飘飘欲仙，出乎生活之外，是我向往的境界。字句拘泥现实，折了好看的头面。好文章自由挥洒、更无规范，有文气文意而不必太在乎规矩。文章自有命运，审美不同，识见不同，人人喜恶有别，得遇知音固然是作者福气，也要彼此缘分。

吴昌硕年近古稀时书庄子“与古为徒”匾额赠域外博物馆，大篆格外沉重格外虚心，字字精神抖擞如悬胆如金铭，雄强恣肆，凝重有五岳之山林岩石气，笔道又率意又厚重，所谓人书俱老。书画如此，文章何尝不是，与古为徒，也可以与天为徒与地为徒。

书画家临摹前人碑帖丹青以求艺理，写作者也有文章临本。这一册集子是我文章册页也是临本草稿，辞章行文难释古怀。文才浅陋，学问粗疏，向来下笔不过自家欢喜自家沉迷的陈年旧梦。不求落墨字字古意，至少有点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今天的古人，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古代的今人。岁月轻轻像一叶扁舟，载些经史子集，路途安稳。

文学苍穹日月星辰灿烂。晨风吹落风筝，停在树上，正午时候遇见了，内心无限欢喜，空旷澄明。

附录：钟叔河先生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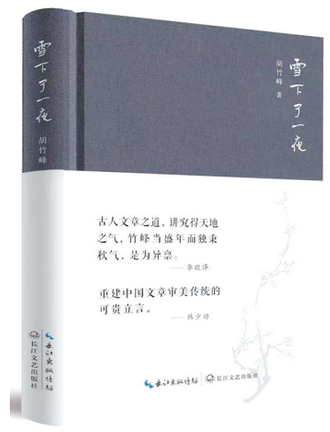
胡竹峰喜吃核桃我不喜，喜吃葫芦我亦喜；他喜金农的字我不喜，喜张岱之文我亦喜。人本有同有不同，乐其所同就可以了。

我喜张岱，是喜其自作主张，当然更喜那支写得出好文章的笔，胡竹峰仿佛似之。他不拘格式作文，有自己的感觉。夸张一点说，可谓才气纵横。余惜其才，更钦努力发愤，以为不可多得。曾为作嵌名联：春雨泼怒竹，夏云多奇峰。

下句集陶，借谓其文有奇气。上句则写其勃勃生气，此最难得，故最可贵。老朽如我，则早就只有暮气了。凡人老去风情减，面对美文，空生羡慕，亦不禁伤感也。

我常说，好文学不必是好文章，好文章亦不必为好文学。胡君能“双好具、二难并”，实在不易。我又说过，文章不一定都得有意义。从他的作品看，盖是能识得此第一义者，这就更加难得了。

——庚子大雪题于长沙城北之念楼，时年九十岁。



长江文艺出版社
胡竹峰 著
《雪下了一夜》